

羣「舒」民族考辨

氏人研究之二

桑 秀 雲

- 一、前 言
- 二、潛
- 三、六
- 四、舒
- 五、結 論
- 引用書目

一、前 言

詩閟宮有「荆舒是懲」句，這是魯僖公時，荆舒與魯爲敵，魯人歌頌僖公的作品。此處舒與荆並舉。左傳中有「羣舒」（文12年、14年），「眾舒」（宣8年）之稱。羣舒，據正義引世本曰：「偃姓，舒庸、舒蓼、舒鳩、舒龍、舒鮑、舒龔。以其非一，故言屬以包之。」

羣舒所在的地方，在今安徽舒城、廬江（陳槃），本爲小國。羣舒地雖小，國勢又不強，但卻極具地域特色，隋書地理志便說：「江都、弋陽、淮南、鍾離、蕲春、同安、廬江、歷陽，人性並躁勁，風氣果決，包藏禍害，視死如歸，戰則貴詐，此則其舊風也」。太平寰宇記也說：「淮南之地（註1），人多噪急剽悍，勇敢輕進」。近代治中國史者如梁啓超、王桐齡等多人亦都注意及此（註2）。由此看來，這一地區的强悍民風，似乎是由來已久。民風之不同，或由於不同之民族使然，因此，這一

註1：淮南之稱始於漢，高祖改封故項羽所封英布之九江王爲淮南，仍都六。十年，布叛，討滅之；十一年，立子長爲淮南王，王英布地，都壽春。文帝六年，罪廢；十六年，分淮南爲三國：淮南、廬江、衡山，立淮南厲王長三子皆爲王。元狩初，廬江改爲郡，衡山改爲六安國。東漢建武十年，省六安國入廬江；元和二年，改廬江郡爲六安國；章和末，仍爲廬江郡。唐設淮南道，所轄之地有和州、濠州、壽州（以上爲漢九江郡地），廬州、舒州（以上爲廬江郡地）等地。因此，本文所討論之地區，自漢時即有「淮南」之稱。

註2：見梁啓超：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。

王桐齡：中國民族史。

區域的民族，頗有可研究之處。

春秋時，羣舒境內有潛六，此據昭公31年所記；「秋，吳人侵楚伐夷，侵潛六」。此處記吳伐楚境內之夷人而侵「潛六」（註3），可見潛六有夷人。又據文公5年所記：「六人叛楚即東夷，秋，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」。據此，六人叛楚而親近東夷，被楚所滅。六人既親近東夷，則東夷必在六之左右，而潛又在六之西南（昭27年注），因此潛六之族屬問題，亦值得探討。

二、潛

潛，漢屬廬江郡，王先謙補注引一統志（漢書卷28上之2）云：「今霍山縣，漢潯縣地，故城在縣東北三十里」。但據左傳昭公27年杜注說，潛：「楚邑，在廬江六縣西南」。二處地望顯然不符，據同書昭公31年所記：

秋，吳人侵楚伐夷，侵潛六，楚沈尹戌帥師救潛。吳師還，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。

南岡，杜預無注。清人的看法，如高士奇，以「南岡，疑即漢置縣處也」（春秋地名考略卷9，潛條）；又如沈欽韓云：「一統志潛縣故城在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，此漢之潯縣也。江南通志潛城在廬州府廬江縣城南三里，今邑名潛川，以此。此蓋春秋之潛也（註4）」（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6，帥師圍潛條）。梁履繩云：「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有潯城，南岡即漢置縣處也」（左通補釋卷28）。以上三家的看法可說是一致的，僅有程度上的不同。高氏疑南岡係漢置潛縣處。沈氏以漢潛縣在霍山縣東北，為漢潯縣所在；廬江縣南之潛，為春秋時代之潛。梁氏亦以南岡為漢置縣所在。再看上引昭公31年所記：吳人所侵之潛，與楚師遷於南岡之潛，顯係兩地，因此，沈氏的說法應可採信。

註3：程發軔認此處之夷為楚邑名（見程氏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，第二篇，昭31年夷潛六條），但作者認為此處之夷非楚邑名；其理由：一、杜注在潛六下，應只指潛六言，不應包指夷；二、若以夷為楚邑城父（傳23年杜注），其地在今安徽亳縣東南，為楚之東北境；吳在楚之東南，如吳侵楚，則可伐之處甚多，似不必越過楚境內若干地區去攻打城父。因此，作者認為上句應釋為「吳人攻楚境內潛六之夷人，故侵潛六」。

註4：此說不見本所所藏清尹繼善、黃之雋等所修纂之江南通志（乾隆三年本），但見於宋太平寰宇記卷126、廬州廬江縣條：「古潛邑、城在邑南二里」。

潛既處於夷人左右，其本身是否亦爲夷人；如是夷人，是那一種夷人？據三國志卷17，張遼傳記曰：

陳蘭、梅成以氏六縣叛。

上引文中之氏六，有作潯六者。盧弼集解云：通鑑：「建安十四年，廬江人陳蘭、梅成據潯六叛，操遣邊寇將軍張遼討斬之。」考異云：「遼傳無年，按繁欽征天山賦云：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子，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，未濟，羣舒蠢動，割有潯六，乃俾上將邊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，又云陟天柱而南徂，故置於此」。胡三省曰：「潯六二縣皆屬廬江郡」。陳景雲曰：「氏當作潯，繁欽征天山賦爲遼平蘭成而作。蘭成初叛，本分據二邑，繼乃並兵於潯，此傳所載，與繁賦皆合也。」郡國志揚州廬江郡：潛、六安。一統志潛縣故城在今安徽六安州霍山縣東北。六縣故城在今六安州北。趙一清謂：「氏六縣未詳」，又謂「豈六縣有氏種乎？」錢儀吉說同。

根據上引資料，三國志作「以氏六縣叛」，通鑑及考異引繁欽征天山賦皆作「潯六」，陳景雲遂謂「氏當作潯」，而趙一清和錢儀吉皆懷疑六縣有氏人。蓋不知潯和氏六的相關。考潯卽潛，王先謙漢書補注云（卷28，廬州郡潯縣條）：「後漢因續志作潛，古通」。潯縣之得名，由於有潯水，水經泚水條云：

泚水出廬江潯縣西南霍山東北。

注云：潯者，山水名也。開山圖：潯山圍繞大山爲霍山。郭景純曰：潯水出焉，縣卽其稱矣。

據上引文說，潯原爲山名，有水出焉名潯水，縣也以此爲名。但潯水似不止一條，據尚書禹貢所記：

荆及衡陽惟荊州……沱潯既道，雲夢土作乂。

荊州有潛江縣，宋時置。據潛江縣志卷1，縣紀沿革云：

宋乾德三年改安遠鎮爲潛江縣，屬荊湖北路。

潛江縣之得名，源於有水名潛。據魯鐸、恩江河記云。（引自潛江縣志、卷3、輿地志、山川條）：

潛之爲縣以水名，地本下，是故水易爲災也。夫漢水至蘆洲，支出爲潛。自排沙流經縣之北，西向南折以達荊通河。

據此，荊州之潛水係漢水支流。除去荊州有潛外，梁州也有潛。據前引禹貢又云：

華陽黑水惟梁州，岷嶓既藝，沱澗既道，蔡蒙旅平，和夷底績。

但是梁州之潛，似不止一條，據水經潛水的記載：

潛水出巴郡宕渠縣。

註云：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，蓋古賁國也，今有賁城縣。有渝水，夾水上下皆賁民所居。

據上引之水經與注，知宕渠縣有潛水，又有渝水。實則潛水就是渝水，據水經江水注所記：

宕渠水，即潛水渝水矣，

潛水即渝水即宕渠水，宕渠水即今之渠江，因此，渠江爲梁州之潛水。此其一。

又有以西漢水爲梁州之潛者，據水經潛水注引鄭玄曰：

漢別爲潛……大禹自導漢疏通，即爲西漢水也。

又引庾仲雍云：

墊江有別江，出晉壽縣（故城今四川昭化縣東南五十里），即潛水也，其南原取道巴西，是西漢水也。

據上二引文，鄭玄和庾仲雍皆以西漢水爲潛水，西漢水又在什麼地方？水經漾水注有記載：

西漢水……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。

據此，嘉陵江亦爲梁州之潛水，此其二。

但又有以龍門水爲梁州之潛者。據魏王泰，括地志上所記：

潛水一名復水，今名龍門水，源出利州縣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。

縣谷，據隋書卷29，地理志上，義城郡所記：

縣谷，舊曰興安，置晉壽郡。開皇初，郡廢；十八年，縣改名焉。……有龍門山。

據隋書所記：隋唐之縣谷縣，即晉之晉壽縣，縣谷之潛水，亦即晉壽之潛水，龍門水亦即西漢水，龍門水之潛即西漢水之潛，亦爲今日之嘉陵江。

以上所舉，計有今日安徽之潛江、湖北之潛江、四川渠江和嘉陵江之潛江，其他

尚有漢中安陽之鬻谷水（漢書卷28上之3）等等尚未計入。爲何有如此之多的水命名爲「潛」，他們之間有何關係？

對於這個問題，前人已經注意到並且提出解釋（註5）。其一爲爾雅釋水所謂：「水自江出爲沱，自漢出爲潛」。但疏引郭氏音義卻說：「有水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，入大穴中，通峒山下，西南潛出，一名沔水，舊俗云卽禹貢潛也」。沔水又有漢水之稱（水經沔水注），後說實從前說發展而來。

以上的兩種解釋，爾雅的「自漢出爲潛」似乎有疑問，在前述的四條潛水中，只湖北潛江之潛係「夫漢水至蘆洲，支出爲潛」符合他的說法。其餘的三條，皆不出於漢。安徽之潛，出於灤山（見前引水經注）；渠江之潛，據胡渭、禹貢錐指卷36中所說：

今渠縣之渠江，源出夔州府太平縣東萬頃池，自南江通江二縣界西南流至合州，入嘉陵江者也。此水本山源，不出於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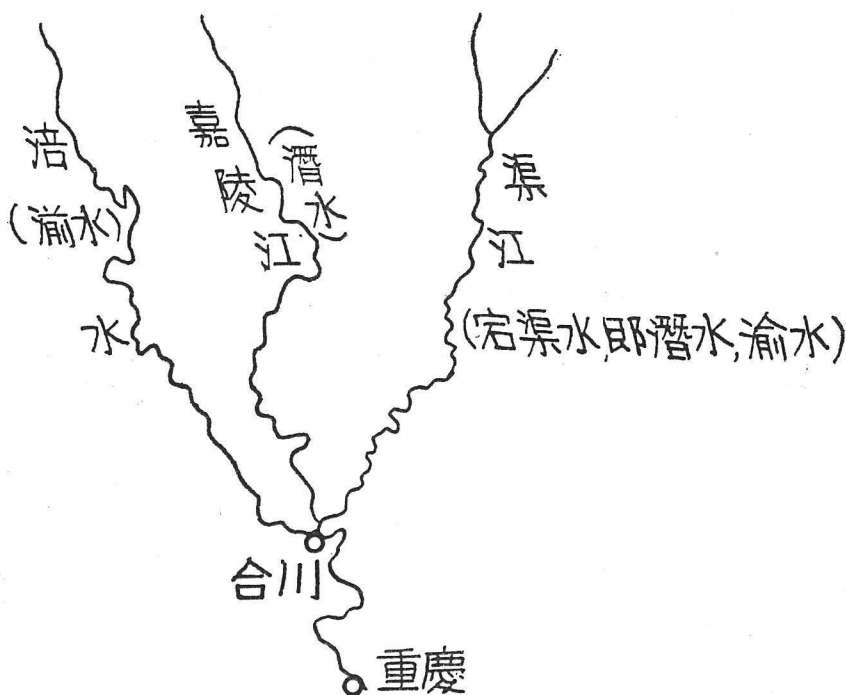
據胡氏所說，渠江源自山泉，也不出於漢；嘉陵江之潛水又出自縣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。因此，爾雅的說法似不能作爲依據。

郭氏音義的說法，只有晉壽縣之潛水，係從大穴中出，爲西漢水，入嘉陵道爲嘉陵江符合。其餘的三條，或從山出：如四川之渠江及安徽之潛；或從漢水分出、如湖北之潛江，皆非地下潛水出。

爾雅及郭氏的說法，似不能普遍的解釋「潛水」得名之由來，作者嘗試從另一方向求解答。

在四川省中部有三條河流自北向南流（如圖），自右至左分別是渠江、嘉陵江和涪江，在合川合流南流至重慶。

註5：潛的解釋，除去下文內所提爾雅及郭氏的說法外，尚有馬融「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」；及韻會「潛、水伏流也」兩個說法。前人對此一問題的研究，請參胡渭禹貢錐指卷34及卷36。近人黃席羣有沱潛異說集考（禹貢3卷2期）一文，他認爲只有荊州之蘆洲河和梁州之龍門水爲潛水，梁州之西漢水，宕渠水和鬻谷水皆不能謂之爲潛水。又有陳家驥之梁州沱潛考（禹貢3卷1期）一文，也只將舊說加以排比，批評和取捨。辛樹鐵之禹貢新解（香港中華，1973）中，以沱潛皆江漢流域的地勢所造成的水形，大則成澤國，小則妨礙交通。但以上諸說皆不出爾雅及郭氏的範圍，故本文只對此二說加以討論。



三條河中的涪水，據水經涪水云：

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。

又據說文卷11，水部所記：

涪水出廣漢剛氏（原作邑，據漢書地理志及水經注改）道微外，南入漢，从水，音聲。

涪水在合川與嘉陵江合流，嘉陵江有西漢水之稱，因此說文說「南入漢」。據清任大椿、字林考逸卷16，水部記有：

涪水，一曰渝。

但上引文不見於今本字林（青照堂叢書冊七十七），而見於水經江水注：

洛水又南逕新都縣……與綿水合，水西出綿竹縣，又與渝水合，亦謂之郫江也，又言是涪水。呂忱曰：一曰渝。

因此，涪水又作渝水。

在合川會流的三條河，涪水又作渝水（見上引），嘉陵江又爲潛水，渠水即潛水渝水（俱見前引水經注）。而渝水可能是渝水之譌。

渝前二字的分別，即在俞前二字一作分字頭（包括人字頭），一作並字頭。而分字頭和並字頭有時可以通用，例如曾字，也可寫作𠂔。以渝水誤爲渝水，也可找到實例，元和郡縣圖志卷31，彭州導江縣條所記：

灌口山在縣西北二十六里，漢蜀文翁穿渝江溉灌，故以灌口名山。又灌口西嶺有天彭關，亦曰天彭門，兩石相立如關，故名之。蜀後主以建興十四年至渝江，登觀坂，看汶江之流。

上引文中文翁穿渝江溉灌，在華陽國志卷3、蜀志中記爲：

孝文帝末年，以廬江文翁爲廬守，穿渝江口，溉繁田千七百頃。

又據水經江水注云：

文翁又穿渝，以溉灌繁田千七百頃。

在華陽國志及水經中，可證文翁所穿爲「渝江」。

又前引元和志中，蜀後主至渝江登觀坂。但在三國志卷33，蜀後主傳中卻記爲：

（建興）十四年夏四月，後主至渝，登觀坂，看汶水之流。

又據華陽國志卷7、劉後主志：

（建興）十四年夏四月，後主西巡，至渝山，登坂，觀汶川之流（註6）。

根據華陽國志、水經注及三國志的記載，皆可證元和志兩處所記之渝江，皆應作渝江。因此，前引之「宕渠水，即潛水渝水矣」，這裡的渝水也應作渝水。但渝字誤爲渝字，字形雖改變，字音仍保留，形成讀音與字形不符的情形，因此又將與「渝」音近的「潛」再加上爲水名，實則潛是渝的注音（註7）。

宕渠水之渝水既應作渝水，潛字則是他的注音，因此，嘉陵江之潛水也應作渝水。也即是在合川會合的三條河，皆有渝江之名。前引禹貢中之「岷嶓既藝，沱江既

註6：顧廣圻認爲：渝山之山字當衍。登坂，登之後當有觀字。

註7：或以渝之韻尾收 -n，潛之韻尾收 -m，二者不可能相混。不論渝或潛，皆從氐語翻譯而來，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，用字常有不一致的情形（請參下節六與廬的部份），因而有時作渝，有時作潛。其次，或許在氐語中，收 -n 與收 -m 之音不很清晰，聽者有時覺得近 -n，有時近 -m，故有不同的譯法。這一點已無法證明，但仍要考慮他的可能性。第三，據語言學家的研究：在東漢與魏晉時期的詩文押韻資料裡，陝甘地區的作者，時有 -m -n 韻尾不分的現象（其詳請參：羅常培周祖謨：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，第一分冊、頁99。丁邦新：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-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史語所專刊之65）。渝氏分布於岷江上源及四川北部，地近陝甘，可能也有這種情形。故有時記爲渝，有時記爲潛。

道」之澧，實即渝江。

渝江的發源處及流經的地方等，可說錯綜複雜，現據前後漢書地理志、水經注、華陽國志中的資料，整理出渝江源流的大概情形：

渝水出縣虎道，今汝川縣西。（水經江水注；漢書卷28上之3；後漢書卷33上、蜀郡縣虎道注引華陽國志）縣虎，據漢書補注：故城今保縣南。保縣、汝川、灌縣皆其地。

渝水自縣虎來入江，自灌縣復出，南分沱江，東流崇寧，北下入繁（漢書卷28上之3，蜀郡郫縣條，王先謙補注）。

江自灌縣分流約數十道，其大名曰渝水，沱水，曰入成都之郫流二江……。（漢書卷28上之3，蜀郡江原縣條，王先謙補注）。

文翁又穿渝決，以溉灌繁田千七百頃（水經江水注）。

繁縣以後，渝水分爲二、

其一：渝水又東絕縣洛，逕五城界，至廣都北岸，南入於江（水經江水注）。廣都故城今華陽縣東南。

其二：渝水自蜀郡繁來，又東逕新都、金堂二縣北，下入雒（漢書卷28上之3，廣漢郡新都縣條，王先謙補注）。

渝水自新都來，至漢州（雒縣地），東南折南流，與雒水沱水合（漢書卷28上之3，廣漢郡雒縣條，王先謙補注）。

以上所述渝水流經之地，可得一簡圖如下：



從以上的說明及簡圖中所示，渝江當爲岷江的一部份，或爲岷江的分支，其流域範圍大致在汶川以南，華陽以北，金堂新都以西的地區。

渝江既爲岷江的一部份，而岷江係發源於蜀郡氐道縣的岷山。據水經江水條云：

岷山在蜀郡氐道縣，大江所出，東南過其縣。

注云：「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，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，兩山相對，其形如闕，謂之天彭門」。注中所云之氐道縣，在華陽國志中作「渝氏縣」，據該書卷3，蜀志所記：

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，冰能知天文地理，謂汶山爲天彭門，乃至渝氏縣，見兩山對如闕，因號天彭闕。

岷江所出之處，水經說是氐道縣；華陽國志作渝氏縣。據王先謙的意見：「蜀漢時改渝氏道爲氐道」，他又認爲：「渝氏，蓋氐名也。孝惠三年，蜀渝氏反」。（以上俱見漢書卷28上之3，王先謙補注）。渝江之得名，蓋由於有渝氏在此停留所致。

渝與四川之潛的關係既明，與湖北安徽之潛的關係又如何？是否也與四川境內潛水之名源於渝水相同呢？這一點尚未在該地找到潛卽爲渝的證據。但由在四川與諸渝共同出現的一些山名、水名、或地名，在湖北安徽之潛的附近，也曾出現。這似乎不是偶然，不是巧合，而表示兩地與四川之潛有關。

例如前引禹貢：荊州有「沱，沱既道，雲夢土作又」的記載；梁州也有「岷，岷既道，沱，沱既道」的記載，荊梁二州皆有沱。

又如涪水上有潺水、潺山、潺亭。據水經涪水注：

涪水……自此水上縣有潺水，出潺山。……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。

涪水有支流曰潺水，但漢書地理志皆作潺，該書卷28上之3，廣漢郡涪縣下曰：

有潺亭，莽曰統陸。

補注王先謙曰：「官本潺作潺。續志後漢因劉注巴漢志云：「潺水出潺山」」。

據上二引文，涪水之支流，水經注中作潺，漢書中作潺。潺據漢書卷28上之3，武陵郡潺陵縣下曰：

應劭曰：「潺音踐」。師古曰：「音仕連反」……補注引澧水注：「澧水自零陽來，東過作唐縣（後漢分潺陵立），左合涪水」。

涪水之支流潺水，或因係水名而加水旁，原本作潺。潺據上引應劭之讀音：潺讀曰踐。這和湔的讀音韻母相同，聲母相近（註8），可能為同名異寫。涪水又有湔水之稱，潺水或就是湔水的另一種寫法。

又武陵郡內之孱陵，在未分設唐縣以前，其境內有涪水。涪亦作潛，前引禹貢二處之「沱潛既道」，在史記夏本紀中皆作「沱潛既道」。索隱曰：「潛亦作潛」。孱陵境內有涪水，也即有潛水；潛水也就是湔水，而潺又為湔的另一種寫法。孱陵今湖南華容安鄉縣地（據集解），在湖北潛江之南。

因此，荊州之潛江，既有沱江與之共同出現，與梁州同；其南孱陵之潺，與涪水的支流潺水之潺，皆來自湔。因此，荊州之潛江，亦為湔氏的分佈處。

又如天柱山，據王象之，輿地紀勝卷154、潼川府、景物下所記：

天柱山，在中江縣西南。類要云：「重山孤秀如柱」。

中江縣故城在今四川中江縣東，其西為岷江流域之湔江部份，其東則為有湔水之稱的涪水。中江地處二「湔」之中，自然也為湔氏的分佈區域。此地有山名「天柱山」。

在安徽也有天柱山，漢書卷28上，廬江郡：

潯，天柱山在南，有祠。

史記卷12，武帝本紀亦云：

其明年冬，上巡南郡，至江陵而東，登禮潛之天柱山，號曰南嶽。

天柱山一名，或為氏人習稱，其所居之處，多以天柱名其附近之山。安徽之天柱山與中江湔氏分佈縣域之山名同，似亦為安徽之潛源於湔氏之湔的旁證。

湔由於形近變為湔，由於音近變為潛。湔變成湔與潛後，與氏的關係失去，潛水得名的由來不能解釋，於是有爾雅的水自漢出為潛，及郭氏音義的潛出為潛水的說法。

由上文的考證，可見潛係由湔氏之湔得名，則其地亦有氏人存在。如果這一推測

註8

踐 上聲 獮韻 慈演切
湔 去聲 練韻 子踐切
平聲 先韻 則前切
平聲 仙韻 子仙切

董氏擬音

dzjœn
tsjœn
tsien
tsiœn

不誤，則三國志之「氐六縣」的記載，或即據潯（潛）地正有氐人而云。潯地既有氐人，則六地之有氐人，當亦有其可能。

三、六

其次，討論「六」的問題。據史記卷7，項羽本紀云：

大司馬周殷叛楚，以舒屠六。

正義引括地志云：「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二里。」安豐縣據一統志：故城今河南固始縣東。

漢時有六安國，漢書卷28下之2，六安國條云：

六安國，故楚。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，五年屬淮南。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。武

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，……縣五：六、蓼、安豐、安風、陽泉。

據後漢書王先謙集解（卷32、廬江郡六安條）：「前志六安國，治六縣。建安中省六安國，屬廬江郡。六安即前漢六縣，一統志故城今六安州北」。

觀以上資料，六爲國名，其地雖有在今固始縣東及六安州北二說，但固始之東正爲六安之北，二說實指一地。

六爲古國，據史記卷2，夏本紀所記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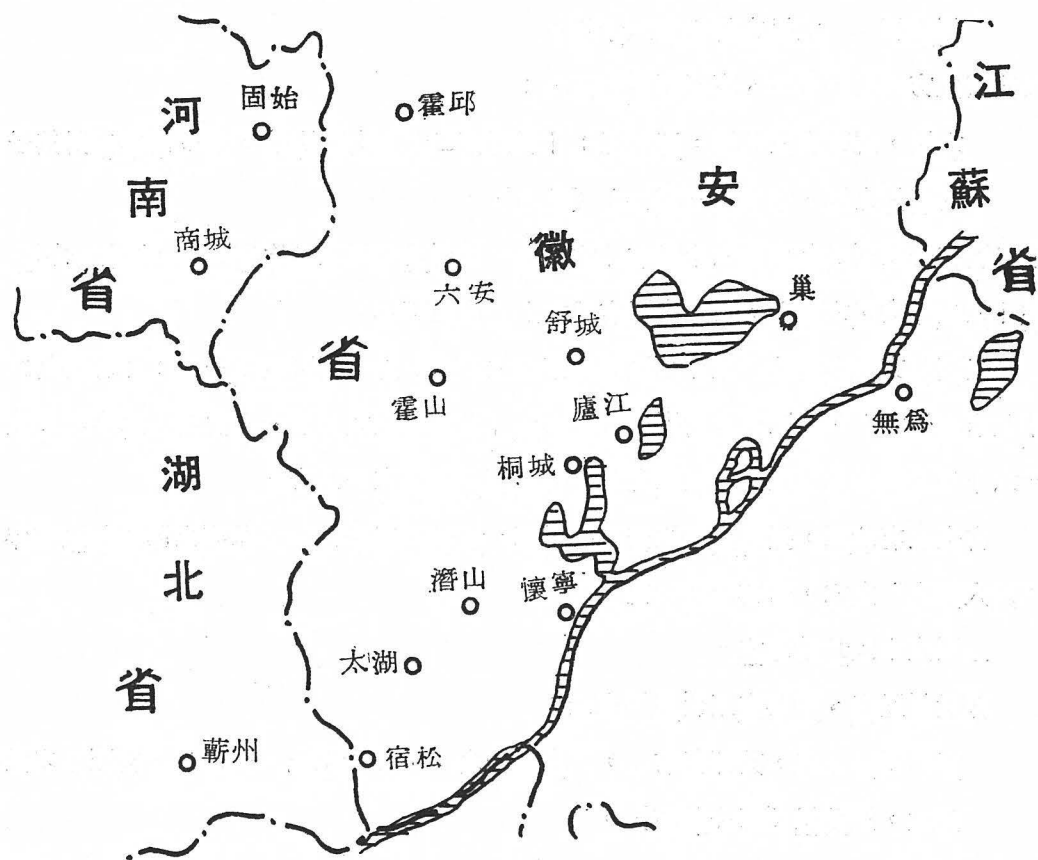
封皐陶之後於英六。

漢之六安國，或源於古六國之傳統。前引集解云：「建武中省六安國屬廬江郡」，但廬江郡爲「故廬子國」（漢書卷28上之2，廬江郡條引應劭語），廬江郡之得名，當亦由於係廬子國之故地。

在東漢時，六安國不止一次併入廬江郡，據後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條劉昭注補曰：「建武十年省六安國，以其縣屬（廬江郡）」；王先謙集解引齊召南曰：「注建武十年應作十三年，後章帝元和二年復改廬江爲六安國，至章和二年和帝即位，復省六安入廬江」。後漢時，六安國一再的省併入廬江，並更名爲廬江郡，使人連想到古六國是否即爲古廬子國？

六與廬有無關係，首先看二國的地域所在。二國所領屬縣及今地請參看下面所列的表及圖：

郡 國 名	屬 縣	今地（據漢書補注引一統志）
六安國	六	故城今六安州北
	蓼	故城今固始縣東北七十里
	安豐	故城今固始縣東
	安風	故城今霍邱西南二十里與固始接界
	陽泉	今霍邱縣
廬江郡	舒	今廬江縣地，故城在縣南
	居巢	故城在今縣東北五里
	龍舒	今舒城縣
	臨湖	城今無爲州西南八十里、臨壁山下之臨湖圩是
	零婁	故城今霍邱縣西南，商城縣東北
	襄安	洪亮吉：今無爲州北境
	樅陽	故城在桐城縣東南一百里
	尋陽	閻若璩曰：漢尋陽縣在大江北，今黃州在蘄州東潯水湖是
	灊	今霍山縣地，故城在縣東北三十里
	皖	李賢：今舒州懷寧府
	湖陵邑	吳卓信：疑今太湖縣
	松滋	故城今宿松縣北五十里



從以上的表和圖看來，廬江郡所領的十二縣，大部在今安徽省西南部、長江北岸的地方；六安國所領諸縣，又在其西北部，但境域相連。

六爲六安國的首縣，六安國之得名或由於此。但六安國是在元狩二年設立，在此以前，此地是衡山國（漢書卷28下）。因此，在漢武帝元狩二年以前，六安國所屬之六縣一地，是否在衡山國境內，抑在別處？據春秋文公五年：

秋，楚人滅六。

杜注云：六國今廬江六縣。

唐廬州有廬江縣；唐之廬江縣即漢之龍舒縣（舊唐書卷40、淮南道）；漢龍舒縣今舒城縣（見上表）。杜預所謂之「廬江六縣」，指古六縣而言，在唐之廬江，今之舒城。

又據太平寰宇記卷126、廬州記曰：

舒城縣……六城在縣東南六十里。

又據讀史方輿紀要卷26、廬州舒城條記曰：

六城，縣東南六十里。寰宇記：「縣西南二十里有高陽城，相傳高陽氏封其子於蓼舒之間，即臯陶庭堅也」（註9）。

上二引文皆謂舒城縣東南六十里有「六」城，而舒城東南正是廬江縣地，再據前引杜注「六國今廬江六縣」，可知廬江有「六」，自是不謬。

又讀史方輿紀要除了記「六城在縣東南六十里」外，更引寰宇記曰：「縣西南二十里有高陽城」，此正符合前引史記夏本紀「封臯陶之後於英六」之說。六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之說應無疑問，古六國之地也就是廬子國所在的地方。

古金文有臯國，據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、臯伯或殷條云：「臯國殆即春秋文五年「楚人滅六」之六，舊稱臯陶之後」。

上引文中以臯或即六。

據貴州通志、前事志五引嘉靖志云：

牂州諸夷雜處，其部落有七，曰廬鹿蠻者，即今羅羅也。俗尚鬼，號正祭者爲鬼主，居普里（即今普定）。

同書又據安順志曰：

案安順志普露靜考云：普里本廣談之里名，夷書謂之臯臯格，又謂之白勒火革（貴志沿革尚有播勒大革一名），白勒則普里之轉。

引文中之格、火革、大革或爲表示地名所加，革或與牂柯之柯用法相同，牂柯即牂夷居住之地，其詳請參本人另文：保僛爲氏試證。廬鹿所居之地爲臯臯格，廬與臯可通，與前引大系考釋謂臯或爲六，是可證六即廬。

但王先謙以六之故城在「今六安州北」，寰宇記云在舒城縣東六十里者誤」（漢書卷28下之2，六縣條下補注）。王氏僅以一「誤」字否定上引兩條資料所記「六城在縣東南六十里」之說，未加任何論證和說明。

作者認爲「六安州之六」，或爲六之遷地。本文上節討論潛之地望時，引左傳昭公31年所記：「吳人侵楚伐夷，侵潛，……吳師還，楚遷潛於南岡而還」，清儒以

註9：此條不見於今本寰宇記。

「侵潛六」之潛，爲春秋之潛，在廬江縣南；遷於南岡之潛，爲漢置縣處，今霍山縣東北。

上引左傳僅記遷潛於南岡，六之下落如何則未見記載。作者疑早在文公五年「六人叛楚卽東夷」時，楚卽滅之而遷離東夷。所遷之處，或卽今六安州之六。因此，廬江之六，爲春秋時之六；六安州之六，爲六之遷地，漢據之而置六安國。

前節已證潛爲氐人，六之地望在潛附近，也會有氐人存在。六既與廬通，所在地又爲古廬子國（據應劭說），氐人之中又有廬姓，六卽爲氐人中之廬姓。

四、舒

舒爲國名，或作部族名，通志作爲氏族名，世本姓氏篇有舒姓，又爲姓氏名，亦爲地名。舒國在春秋後或亡於楚；而部族名，氏族名，姓氏名皆作「舒氏」，因此，「舒」爲姓氏部落名稱。

自春秋以後，「舒氏」團體的活動，在歷史上沈寂了一段時候。至宋時，才又見諸記載。宋史卷493，西南溪峒諸蠻上云：

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，而南江之舒氏，北江之彭氏，梅山之蘇氏，誠州之楊氏，相繼納土，剏立城砦，使之比內地爲王民。

但南江不止有舒氏，同卷又記：

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陽，各有溪峒，曰叙，曰峽，曰中勝，曰元，則舒氏居之。曰獎、曰錦、曰懿、曰晃、則田氏居之。曰富。曰鶴、曰保順，曰天賜、曰古，則向氏居之。

據上引文，南江諸蠻除舒氏外，尚有田氏和向氏。而舒氏除在上述諸州分佈外，其他地區尚可零星發現，例如宋史卷494，梅山峒蠻云：

梅山峒蠻，舊不與中國通。其地東接潭，南接邵，其西則辰，其北則鼎澧，而梅山居其中。……後有蘇方者居之，數侵奪舒向二族。

據此，梅山峒中也有舒向二族。上文又云：「南接邵」，據宋史卷493，西南溪峒諸蠻上又云：

皇祐五年，邵州蠻舒光銀因湖南安撫司自陳捍衛之勞，願於峒中居中勝州，詔可。

據此，邵州蠻也爲舒氏一族。

根據上引諸條資料所示，舒氏所據之處：叙州，故治今湖南黔陽縣；峽州，故治今湖北宜昌縣西北；中勝州不知確實地點，但邵州蠻曾願於峒中居中勝州，或與邵州隣近，邵州今湖南寶慶縣；元州不知今地何在？梅山峒從其四至判斷，當在湖南西部。大略言之，舒氏所據之地，在今湖南西部，北部延伸至湖北長江以南之地。

上述南江諸蠻除舒氏外，尚有田氏和向氏。田氏所據之獎（故治湖南芷江縣西）、錦（故治湖南麻陽縣西）、懿（今湖南芷江縣治）、晃（當在四川境）諸州，當在川湘黔三省交界處。向氏所居之地，亦在湘黔境內。

但田氏和向氏，在南北朝時期，與冉氏共居在長江流域的三峽地區。周書卷49，異域傳上，蠻條曾記：

蠻者……逮魏人失馭，其暴滋甚，有冉氏、向氏、田氏者，陬落尤盛，餘則大者萬家，小者千戶、更相崇樹，僭稱王侯，屯據三峽，斷遏水路，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。

上引文中之冉氏，又稱冉種，此據漢書卷95，冉駹夷條顏注所記：

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，本皆冉種也。

夔州開州皆在長江流域，夔州且爲三峽中之瞿塘峽所在，這兩地的冉姓，實就是三峽中的冉氏。

所謂「冉種」是一種什麼民族？在四川的東部和貴州的東北部，有一種人叫「冉家」，他們是四川西部邛笮冉之後（田汝成，炎徼紀聞）。四川西北部有冉駹夷，冉駹夷本有一種人叫「冉氏」，爲氐人之一種，冉氏之得名由於冉氏之冉（加蟲旁係醜化其人）。冉種既爲冉氏之後，因此南北朝時三峽中之冉氏，唐時夔州開州之冉種，皆與氐人有關（其詳請參本人另文：邛都笮都冉駹等夷人的族屬及遷徙）

冉氏分佈區大致在川省東部，貴州東北部；舒氏則在湖南西部和湖北的西南一隅，在地理的分佈上，兩者可說是連接的。再者，冉舒尚有婚姻的關係，據明史卷312、四川土司、酉陽宣撫司條所記：

天啓元年，授（冉）躍龍宣慰使，並妻舒氏，皆給誥命。

部落首領的婚姻，有時爲了政治的原因，會有異族通婚的現象，但一般情形仍以與同族人聯姻較多。

因此，冉舒二族由於分佈地區的接近，又有婚姻的關係，或有屬於同一民族的可能，冉氏爲氏人的一個部落，舒氏或亦爲氏人。

除開上述的地理因素及婚姻的關係外，湘西尚有其他的氏人風俗。例如太平寰宇記補闕卷119、辰州所記：

圖經云：舊俗尚治屋宇，連薨接棟，覆以板竹。

又據劉長信、劉氏磚屋房義倉記所記「引自光緒新寧志卷22）：

唐宋時湘中人家多居板屋，宋神宗時章惇開梅山，有詩云：「人家迤邐多板屋，火燒礮礮石畚田」。

板屋爲氏人的文化特徵（參本人：保羅爲氏試證），湘中至唐宋時仍多居板屋，是有氏人之證。

湘中又有椎結之民，南齊書卷58，蠻傳所記：

蠻，種類繁多，言語不一，咸依山谷，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。……蠻俗衣布徒跣，或椎結，或剪髮。

蠻的種類很多，有椎結、有剪髮，這兩種髮式是屬於不同的民族，椎結是氏人保羅系的民族所採用的髮式（見保羅爲氏試證），亦爲蠻中有氏人成分的證明。

椎結之民不僅湘中有，安徽也有，據後漢書卷38、度尚傳云：

時抗徐與度尚俱爲名將，數有功。徐字伯徐……初試守宣城長，悉移深林遠藪椎結鳥語之人，置於縣下，由是境內無復盜賊。

宣城故城今安徽南陵縣東四十里青弋江上，其附近之森林中有椎結之人。

宣城尚有水名、鄉名與舒有關者。宣城，漢書地理志屬丹揚郡（卷28上之3），王先謙以「今南陵縣漢宣城也，故城在縣東40里清弋江上」。

漢志有清水，段玉裁以此爲清弋江。清水見同郡宛陵縣條所記：

宛陵，彭澤聚在西南，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。

王先謙據說文曰：「冷水出宛陵，西北入江」。段玉裁曰：「即班志之清水也，今爲

清弋江」。先謙據一統志云：「清弋江即清水也，其源有三：一舒溪，即旋溪；一涇水，一淮水。旋溪涇水合流後，北逕施家渡，有清弋江之名」。水經沔水注：「（旋溪）水出陵陽山下，逕陵陽縣西，爲旋溪水……溪水又北，合東溪水，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」。陵陽也爲丹揚郡屬縣，王先謙補注又引浙江圖考云：「江南通志：“舒溪在石埭縣，續文獻通考謂之旋谿，本陵陽子明垂釣處。谿源一出夫原縣絃歌鄉，一出石埭縣舒泉鄉”。先謙案：據一統志今石埭縣漢陵陽地，貴陽銅陵半入陵陽境。陵陽故城在青陽東南60里，石埭東北二里陵陽鎮是。陵陽山在石埭北五里，陵陽潭在縣東，舒溪東南岸長里許。舒溪一名旋溪，亦名舒姑溪，元和志溪源出蓋山下。陶潛搜神後記：臨城縣南40里有蓋山，百許步有舒姑泉。俗傳舒氏女與父析薪於此，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，父遽告家，及再至，惟見清泉湛然。其母曰：吾女好音樂，乃作絃歌，泉涌回流，有朱鯉一雙。今人作樂嬉，泉輒涌出。劉孝標云：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，指謂此也。太平石埭縣境相比，絃歌舒泉各標鄉望，實一事也。旋溪自黟縣界流入石埭西舒泉鄉，故有舒溪之名。

據上節所引述，舒溪一名旋溪，亦名舒姑溪。舒溪與舒姑溪的得名，顯然是由於舒氏女的故事，因此，旋溪似應爲溪的原名。舒溪與舒姑溪既由於舒氏女而得名，而舒泉鄉顯然又係因舒溪而得名，因此在舒溪和舒泉鄉有舒姓氏族的分佈，也是當然的事。漢宣城所在，與春秋時羣舒之國地域，隔江相望。該地既有舒姓之人，當亦爲羣舒的遷地。後漢時宣城之深林遠藪之中尚有椎結之人，雖無證據說他們就是羣舒之裔；但亦不能完全不考慮他們的之間的關係。

綜合上述，湘西的舒氏分佈地，與氏人遺裔冉氏毗隣，又與冉氏有婚姻關係；舒氏所居之地，又有板屋椎結的遺俗，與氏人同。因此，這一地區的舒氏，當亦爲氏人。安徽之舒氏，雖不能確定他們與湘西舒氏的關係，但其遷地也有椎結之人，似可考慮他們亦爲氏人的可能性。

五、結 論

春秋時的羣舒，漢時爲六安國及廬江郡地。後漢時六安國除，所屬之縣併入廬江郡內，共有縣十四。廬江郡所屬之十四縣中，其中有若干地區與氏有密切之關係：

其一爲潛，潛之得名由於有潛水，但潛水不止一條，在湖北、四川皆有。在四川之宕渠水，又名潛水渝水，渝爲湔之誤，此可從元和郡縣圖志中將湔江誤爲渝江得到證明，因此渝應作湔；而潛與湔，二者音近，實爲同一名稱不同的譯法，潛原應作湔。湔爲氏人的名號，湔氏向外發展時，常以其族名名其所經過停留的地方，因而有岷江之湔江，嘉陵江之稱潛水，渠江之稱潛水渝水（湔），漢水之潛水，及安徽境內之潛水。安徽之潛，在三國時尙被稱作氏（張遼傳），是潛爲氏人的明證。

其二爲六，漢有廬江郡，爲古廬子國；元符後又設六安國，源於古六國之傳統。漢未封六安國以前，古六國與廬子國地理位置雷同，可知六國即是廬子國，六與廬爲同名異譯。再從金文中有「𠂔」，郭氏以爲卽英六之「六」；而貴州廬鹿蠻所居之處曰「𠂔𠂔格」，因此，六與廬爲同名異譯更可得到證明。廬爲氏人部落名稱，六是其另一種寫法，當也爲氏人部落名。

其三爲舒，春秋時之舒國，後雖不存。但居於湘西有舒氏一族，在宋時與田氏向氏共同活動於荆湘川黔一帶；更上至南北朝時，田氏向氏又與冉氏共同盤踞在川鄂間之三峽，冉氏爲川西邛笮冉之後，爲氏人遺裔。舒氏分佈地與冉氏毗隣，又與冉氏有婚姻關係，可能爲同一種民族。且舒氏所居之地，又有板屋椎結的遺俗，與氏人同，因此，舒氏也爲氏人。

湘西之舒，東達長沙，此爲古羅子國地，與安徽之舒，距離並不遙遠，交通也稱便利，或爲同一族人。

因此，春秋時之羣舒境內，有潛、六等爲氏人部落名稱，宣城又有椎結鳥語之人，湘西仍遺有舒氏一族保有一些氏人舊俗（板屋椎結），且與氏人其他部落有密切關係和來往的人，凡此，皆可說明春秋時之舒國有氏人成分，舒亦爲氏人部落名稱之一。

附記：本文送審期間，承蒙芮師逸夫先生，本所前輩槃庵先生多所指正，獲益良多，謹此致謝。另一審查人之寶貴意見，本人另有答辯，並附於本文之後，在此也一併致謝。

引用書目

以著者姓名筆劃爲序

- 王 桐 齡 中國民族史 臺北華世出版社 民66
- 王 象 之(宋) 輿地紀勝 臺北文海出版社
- 司 馬 遷(漢) 史記 臺北藝文版
- 令狐德棻(唐) 周書 臺北開明版
- 任 大 椿(清) 字林考逸 光緒16年刊
- 沈 欽 韓(清)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註 功順堂叢書
- 李 吉 甫(唐) 元和郡縣圖志 畿輔叢書
- 胡 渭(清) 禹貢錐指 皇清經解本
- 長孫無忌等(唐) 隋書 臺北開明版
- 范 曄(劉宋) 後漢書 臺北藝文版
- 班 固(漢) 漢書 臺北藝文版
- 桑 秀 雲 僮僮爲氏試證 臺北大陸雜誌第59卷第4期 民68
- 常 璩(晉) 瑯琊郡都冉駹等夷人的族屬及遷徙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52本第3分 民70
- 華陽國志 明錢穀鈔本 臺北世界
- 清廖寅本 臺北商務
- 梁 啓 超 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 飲冰室專集之41 中華 民21
- 梁 履 繩(清) 左通補釋 道光9年錢塘汪氏振綺堂雕版、光緒元年補槧
- 高 士 奇(清) 春秋地名考略 四庫全書珍本四集 臺北商務
- 脫 脫等(元) 宋史 臺北開明版
- 郭 沫 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 1935
- 陳 壽(晉) 三國志 臺北藝文
- 陳 槃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冊四 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52 民58
- 程 發 軾 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 臺北廣文書局 民56
- 張 廷 玉等(清) 明史 臺北開明版
- 樂 史(宋) 太平寰宇記 臺北文海出版社
- 魯 鐸(清) 恩江河記 載潛江縣志 康熙甲戌本
- 魏 王 泰(唐) 括地志 載王謨輯 漢唐地理書鈔
- 蕭 子 顯(梁) 南齊書 臺北開明版
- 顧 祖 禹(清) 讀史方輿紀要 臺北洪氏出版社 民70再版
- 酈 道 元(北魏) 水經注 臺北世界

以書名筆劃爲序

- 中國古今地名辭典 臺北商務
-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 臺北藝文
- 尚書 十三經注疏本 臺北藝文
- 貴州通志 民國30年排印本
- 新寧志 光緒本
- 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 臺北鼎文
- 爾雅 十三經注疏本 臺北藝文
- 潛江縣志 康熙甲戌本

編者附記

本文經審查後，審查人頗有不同的意見，而作者桑女士亦有答辨書，原件今並附錄如下：

羣舒民族考辨讀記

桑秀雲女士「羣舒民族考辨」一文，主旨在探討中國古代東方「潛」、「六」、「舒」人的族屬問題。作者認為「潛」、「六」、「舒」均為氏人（見該文結論）。文中蒐集之資料，牽涉甚廣；惟其論證則甚有可商榷處。

一、方法或證據商榷：

該文以極端傳播論為立論骨架，而以字音粘連為主要依據：

1. 關於「潛」的論證：

132頁末行至133頁之首二段：「以上所舉，計有今日安徽之潛江、湖北之潛江、四川渠江和嘉陵江之潛江……為何有如此之多的水命名為『潛』，他們之間有何關係？對於這個問題，前人已經注意到並且提出解釋（註5）。其一為爾雅釋水所謂：『水自江出為沱，自漢出為潛』（按，爾雅原文作「漢為潛、江為沱」）。但疏引郭氏音義卻說：『有水自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，入大穴中，通峒山下，西南潛出，一名沔水，舊俗云即禹貢潛也』。沔水又有漢水之稱，後說實從前說發展而來」。作者認為：「爾雅及郭氏的說法，似不能普遍的解釋『潛水』得名之由來，作者嘗試從另一方向求解答」（133頁，18,19行）。而所求得的答案結果是：「湔由於形近變為湔，由於音近變為潛。湔變成湔與潛後，與氏的關係失去，潛水得名的由來不能解釋，於是有爾雅的『水自漢出為潛』，及郭氏音義的潛出為潛水的說法」（138頁，20—22行）。另外，作者嘗依據三國志卷十七張遼傳：「陳蘭、梅成以氏六縣叛」，「氏」字，它書作「澣」（131頁3—15行）。故認為湔由音近變為潛，而湔乃湔氏。所以凡地之以「潛」名者皆與氏族有關，於是乃論定四川、湖北之潛水，皆由氏族遷徙而得，而古代安徽境內的潛邑也為氏人之邑。

按，水可依其流狀而命名，凡潛出之水皆可命名為潛水；若無堅強證據，不宜僅憑同名而論定與民族遷徙有關。又，從資料所屬的時間上去看，則這種「湔由音近變

爲潛」的說法也甚有問題。因爲潛爲水名，不僅見於爾雅，也見於禹貢（荆、梁二州皆有「沱潛既道」句）。然而，渝氏一名始見於史記卷二十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 惠帝三年：「蜀渝氏反，擊之」；又，漢有渝氏道，屬蜀郡（漢書卷28地理志上三）。渝水之名則始見於漢書卷28地理志上三蜀郡 旄牛縣原注：「玉壘山，渝水所出」。依桑文所論，則在禹貢著成以前，「渝」字已專指「氏」族，並且又已因音近而變爲潛，所以禹貢作「潛」不作渝。但是這又從何證明呢？如果不顧這些問題而認定渝因音近而有關係，依資料的時間先後論，也應是由潛變爲渝。但這樣卻與作者的論旨（氏由西向東遷）相反了。

2. 關於「六」的論證：

142頁9行：「古六國（按，指今安徽 廬江六縣之地）之地也就是廬子國所在的地方。古金文有泉國，據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、泉伯毀條云：『泉國殆即春秋文五年「楚人滅六」之六，舊稱皐陶之後』。據貴州通志、前事志五引嘉靖志云：『牂州諸夷雜處，其部落有七，曰廬鹿蠻者，即今羅羅也（按，作者桑女士認爲羅羅即氏）……』同書又據安順志曰：『……普里本廣談之里名，夷書謂之泉格，又謂之白勒火革，白勒即普里之轉』。引文中之格、火革，或爲表示地名所加……廬鹿所居之地爲泉格，廬與泉可通，與前引大系考釋謂泉或爲六，是可證六即廬」，於是作者進一步認爲：「前節已議明潛爲氏人，六之地望在潛附近，也會有氏人存在。六既與廬通，所在地又爲古廬子國，氏人之中又有廬姓（按，此說前文未見。且廬字之用爲姓，乃華夏傳統。無文字之氏人的華姓，可否視同華人之姓之有血緣關係，也大有問題），六即爲氏人中之廬姓」（143頁，7行）。由所謂「廬與泉可通」及「六既與廬通」，可知作者仍以字音爲比附粘連之主要依據。

廬與泉通，或可以上引貴州通志爲根據；至於六與廬通，則文中無明確舉證。所謂「古六國之地也就是廬子國所在的地方」，文中僅說廬江郡即古廬子國（文中引應劭說，參下）；六國即廬江六縣（141頁，倒5行引左傳杜注。按，140頁引漢書補注所列六安國領五縣，而「六爲六安國的首縣」，但這是漢制；而杜注是指春秋時的六國），六安國有時省併入廬江郡爲縣。據此也無從證明六國或六安國或六縣即古廬子國。又，文中引漢書地理志 顏師古注引應劭曰：「廬江郡爲『故廬子國』」（139頁，倒9

行），此說也甚有問題。陳槃先生春秋大事表誤異 494 頁下：「以廬江爲古廬子國之說，本自應劭。宋羅泌、明方以智等，皆嘗非之，而其論未具，遂不覺覩縷」（另參同書359—360頁關於「六」的部份）。而兩周金文辭大系所謂「泉國殆卽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」，也只是「殆卽」，非肯定詞，不可引作肯定論據。

尤其困難的是，貴州通志的泉格之「泉」如何能與周金泉伯殷之「泉」比附粘連？貴州通志的盧鹿蠻之「盧」如何能與古廬子國之「廬」比附粘連？時隔數千年，地距數千里（按，所引貴州通志係民國三十年排印本），實不宜以字音爲比附粘連之主要依據。如此比附粘連，則皐陶爲氏族之祖（按，桑文對史記夏本紀「封皐陶之後於英、六」句，曾兩次作正面之引用。見139頁16行，142頁18行），「英」也爲氏人之國，於是氏人最早是在中國東方。這些牽涉的古史問題如何處理？

3. 關於「舒」的論證：

146頁，倒5—8行：「綜合上述，湘西的舒氏分佈地，與氏人遺裔冉氏毗鄰，又與冉氏有婚姻關係；舒氏所居之地，又有板屋椎結的遺俗，與氏人同。因此，這一地區的舒氏，當亦爲氏人。安徽之舒氏，雖不能確定他們與湘西舒氏的關係，但其他也有椎結之人，似可考慮他們亦爲氏人的可能性」。這是這一章最後一段總結的話。但其中「似可考慮他們亦爲氏人的可能性」這句話，在相隔不到一頁的結論中卻成了「春秋時之舒國有氏人成分；舒亦王氏人部落名稱之一」，十分肯定。但檢視文中的論證，主要只是一個「舒」字相同。於是由宋代湘西的舒氏比附粘連到春秋時亡於楚的舒國（按，今安徽舒城縣。見陳槃先生春秋大事表誤異 291 頁）。時隔千餘年，地距數千里的情形，跟上面所說的相同；文獻上也是後者遠早於前者。所謂「其他也有椎結之人」，作者的根據是後漢書卷38度尚傳所記的宣城深林遠藪中有「椎結鳥語之人」（17頁末數行）。宣城在皖東，舒城在皖西；中間山水重重，尤其還隔着長江。椎結鳥語的人在皖東宣城，他們跟皖西舒人有甚麼關係，皖西舒人是否椎結，均不得而知。文化之傳播非單憑某些點表面上的相似就可論定，而是必須深入分析與比較之後找出了系統的相似方可。然而，文化的傳播未必即是由於民族的遷徙。而頭髮的形式更是極其有限，不同民族而髮形外觀相一者必不可免。所以髮形的相似，決不足以判定即爲同族。湘西舒氏是否爲氏，尚未可必；春秋時安徽的舒城之人跟唐宋時湘

西的舒氏有何關係，也還不得而知。就文中所引資料看來，這一章比前兩章還更不足以達到「考辨」或論證的程度。

中國語言特徵爲單音節，而音節總共不過數百，故同音單詞特多。依字音比附粘連，雖可無遠弗屆，但用以論證歷史則實在危險。

二：其他可商榷處：

例一： 頁120，2行，引左傳昭公31年：「秋，吳人侵楚伐夷，侵潛六」。作者接着解釋說：「此處記吳伐楚境內之夷人而侵『潛六』（註3），可見潛六有夷人」。作者復於註3中認爲，上引左傳句末之杜注「皆楚邑」，只指「潛六」，不包括「夷」；夷不是邑，是人。所以又在註中強調說，左傳這句話應釋爲「吳人攻楚境內潛六之夷人。故侵潛六」。作者對左傳這句話作這樣的解釋，語法上是否可以，甚有問題。而杜注「皆楚邑」之兼指「夷」，歷來也皆無異議。其所以無異議，乃是由於左傳前文有證據可尋。左傳昭公9年：「二月庚申，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，實城父。（杜注：「此時改城父爲夷，故傳實之」），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。伍舉授許男田。然丹遷城父人於陳，以夷濮西田益之」。這裡「遷許于夷」的「夷」，顯然是邑名。左傳作者還特別指出，那就是先長叫做「城父」的地方。陳槃先生春秋大事表誤異也採用了這一說法（見頁196下）。

例二： 130頁，3行：「可見潛六有夷人」。又131頁，1行行：「潛既處於夷人左右，其本身是否亦爲夷人；如是夷人，是那一種夷人？」。這兩句話，予人印象是，作者認爲潛，六有一部份人是夷人；另有一部份人可能是夷，也可能不是夷。但作者又說：「如是夷人，是那一種夷人？」，則作者既認定潛，六有夷人，又視潛、六另有不同種的夷人。對潛、六人作這樣的分法，有甚麼根據？有沒有必要？然而，下文對所提的問題既沒有明確的交代；而論「六」時却又不再提出這一問題。令人不解。

例三： 130頁9—12行及20行：「昭公三十一年：『秋，吳人侵楚伐夷，侵潛六，楚沈尹戌帥師救潛。吳師還，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』……上引昭公31年所記：「吳人所侵之潛，與楚師遷於南岡之潛，顯係兩地」。把所引左傳中兩個「潛」字，判爲「顯係兩地」，不知所指爲何？

對讀記的幾點答覆

桑秀雲

民族有遷徙，文化有傳播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在答覆「邛都笮都冉駹等夷人的族屬和遷徙」一文審查意見時，已經說明我的看法，此處不再重複，只對用字音相同或相近，也即審查人所謂「字音粘連」作為推論的根據作一說明。

語言和文字都是人類文化的產物，但語言的出現較早，文字的出現較晚。以我國而言，我國最早的文字，據今日所知，是殷商的甲骨文，距今尚不足四千年，但我們號稱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，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以前甚至北京人時，則可上推至五十萬年前（大陸新發現者未計）。在殷商以前的一切活動，如何傳之於後世呢？自然是語言，一代代傳遞下來。傳遞的過程中，語音本身會有變化，各地區也有方言的不同，這些字音在後世記錄下來時也不免會有歧異。因此今日對音近的字或音同字異的字，考慮到最初他們可能為同一事時，應是可行之道。如果有這樣的認識，自然不會發生這種「字音粘連」的誤解了。

從地名的分佈看部族的遷徙，本所傳故所長的「夷夏東西說」，「大東小東說」就已開拓了這一方面的研究。史學前輩錢穆先生在其早年若干論古代歷史、地理諸文中，已循此一方向進行，在其「古史地理論叢」（東大公司，民71）序文中明白說出：「古代民族遷徙，以舊居之名名其新邑，此為古史每多異地同名最好一說明」。這種異地同名的現象，鄭德坤氏稱之為「地名的層化」，鄭氏所論雖僅及河水，但這個理論卻是古今中外皆可適用的，即：「地名的層化現象是民族遷徙所釀成」（層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釋，燕京學報11期，民20）。鄭氏所舉實例尤多，請參考。因此，從異地同名的現象探討民族的遷徙過程，也應是可行之道。

關於「潛」的問題，審查人認為：

1. 湔氏始見於漢惠帝三年
2. 湔水之名始見於漢書地理志蜀郡縣虎縣原注
3. 禹貢作潛

因此他以為依資料的時間論，湔出現的時間晚，應由潛變為湔。

作者認為：資料的始見記載與資料本身所代表的時間有時是不符的。例如前引漢惠帝三年「蜀湔氐反」，這僅表示在惠帝三年，有「蜀湔氐反」這一件事；它並不表示在漢惠帝時才有湔氐這一族。湔氐可上推至漢朝以前，如華陽國志蜀志云：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，冰能知天文地理，謂汶山爲天彭門，乃至湔氐縣」。據此一記載，李冰在秦孝文王時至湔氐縣，而湔氐之成爲縣必在秦孝文王以前（史記河渠書及水經皆以在秦昭襄王時，李冰爲蜀守，如此則更在孝文王以前）。秦孝文王時已是戰國末期，因此湔氐一名，在戰國時期已形成殆無問題，至於更詳確或更早的時間，以今日所見之資料，恐怕無法考定了。

禹貢雖記夏禹治水之事，但寫成的時間，據顧頡剛的考定，爲戰國時書（古史辨一冊下編）；許道齡更斷爲戰國末年作品（禹貢 1 卷 4 期），因此禹貢的寫成時期和湔氐名稱爲蜀人所知的時期應相距不遠，其中或因方言有別、傳聞有誤等原因將湔作爲潛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關於「六」的問題：

首先討論廬江郡是否爲古廬子國所在的問題。此說首倡於應劭，唐杜佑據之以爲說，並根據其他史料，以廬國有三，卽：一者古廬子國，在廬州（故城今安徽廬江縣西 120 里），二者春秋廬戎，在義清縣（地在今湖北南漳縣東北 60 里），三者從周武伐殷之廬，在巴蜀。

以上三說之中，第二、三兩說皆無問題，唯第一說通典引「自廬以往」爲證，宋羅泌，明方以智，及本所槃庵先生皆非之。但羅氏方氏解說未詳，槃庵先生以「自廬以往」之廬是南漳之廬而非通典所謂廬江之廬（春秋大事表誤異，冊六、廬戎）。

從當時地理方位來看，陳先生所言甚是，但他也只是說明杜氏所謂「自廬以往」之廬在南漳，不在廬江，並未推翻應劭廬子國在廬江的說法。更何況陳先生在下文又引蒙文通的說法加以推衍：「古廬國由西向東南徙，至于南漳，是爲廬戎，比較應劭以下以廬江縣爲古廬國者，似較合理。然廬江之廬，蓋亦以廬國得名。然則春秋時之廬，初居南漳，後亦東徙，或爲楚所迫而東徙，遂有廬江之廬耶？」

槃庵先生懷疑廬江之廬係從南漳之廬徙來，從上引錢穆和鄭德坤二氏的說法，是

有可能的。茲再舉一例以證其說。左傳除記有盧戎外，尚有羅子。羅子原在宜城西山，與盧戎近。羅子後曾他遷，據漢書地理志云：南郡枝江，故羅國；王先謙引江水注云：「其地故羅國，蓋羅徙也」。同書長沙國又有羅縣，顏注引應劭曰：「楚文王徙羅子，自枝江居此」。可見羅子原在宜城西山，一徙至枝江，再徙至羅縣。羅子可一遷再遷，與他隣近的盧戎難道沒有可能向外遷徙嗎？因此，除非有明確的證據證明應劭的說法錯誤，否則「盧江郡爲故盧子國」之說應可成立。

又盧、六、𣎵之關係

盧子國所在即古六國之地（見142頁）

𣎵國殆即六（郭氏）

盧鹿蠻居地曰𣎵𣎵格（貴州通志）

盧鹿蠻之居地曰𣎵𣎵格，格表示爲地名，相當於我國習用之城，邑等字，也即𣎵𣎵人居地。但已知其地爲盧鹿蠻所居，因此，𣎵𣎵也就是盧鹿的異譯。如用意譯，則𣎵𣎵格即爲盧城之意。因此說𣎵與盧通。

至於郭氏所謂「𣎵國殆即六」，當然不是肯定之辭，但他作這樣的推測，根據何在？可能是認爲六與𣎵聲音相近。𣎵與盧通，又與六近，可見六也可與盧通，這對本文所考盧子國即古六國之地的說法，從聲音上作一補充說明。

至於舒的問題，舒和羣舒是兩回事。舒爲氏人部落名稱，和盧、𣎵等居於同等地位。但因舒分佈較廣，或由於部落人口衆多的關係，因而形成領袖羣倫的局面，遂以舒來代表這一地區的人，而有羣舒之名。實則羣舒之中除舒外，尚有盧、潛、宗（詳宗與山越一文）等部落在內（或許尚有其他部落）。和盧、潛相較，舒與氏人關係的資料較少，但所幸湘西舒氏一族尚保留若干與氏人的關係，而羣舒境內後又發現與氏人相同的髮飾，因而推論舒氏與羣舒中之盧、潛等相同，皆爲氏人部落。